

威斯佛特原著

吳景新譯述



獸醫國語

世界書局發行



第一篇

作者擔任船長職務。他的船員暗中反對他。將他禁在他的室內，然後放他到一個無名的國家。他遊歷該國，遇見兩隻人性馬。並有關於人形獸的敘述。

假若我研究過什麼叫快樂，那末，我這次在家居住約有五個月算是最快樂的期間。我留下我懷孕的妻子在家裏，往冒險號船——三百五十噸的商船——上擔任船長的職務。因為我善於航海，而不願再作外科醫生，我請了一位經驗豐富的青年在船上負責務專責，有時我也幫忙他。我們於一七一零年八月二日從扑次



茅斯開船；十四日我們在騰涅立夫遇着布里斯它爾的溥柯克船長，他是經過羅格塢赴干伯徹灣的。十六日發生一陣風暴，他和我們便分別了；以後我回來聽說他的船遇險沉沒，祇剩一個僕人生還。他爲人誠懇，富有航海經驗，卻太過於自信，所以有此次禍難。若他聽從我的勸告，他也許能像我一樣平安回來與他的家人團聚。

我船上有幾個人患熱病死了，乃不得不在巴佩道斯及琉厄德羣島找人補充，這件事我現在想來還有點懊悔；原來他們那班人大都是海賊。我船上共有五十個人，我意思是要去南海和印度人貿易並探險的。這班強盜受人唆使，暗中計劃奪取我的船，意欲將我禁閉；一天早晨他們跑來我的艙內，用繩縛住我的手腳，恐嚇



我不得抵抗，否則要拋我入海去。我告訴他們，我是他們的俘虜，任憑他們如何處置。他們叫我宣誓，才沒有綁我，僅用一條練子將我的雙腳縛在我的床前，由一個槍手監視，若我企圖掙脫時，他就有權殺我。他們在船上指揮一切，但照常給我飲食。他們的目的是要劫掠，不過他們的人數太少，因此不便動手。自我被禁閉之後，他們當中有幾



腳手的我住鄉們他



個人死了，所以他們決定先將船上貨物賣掉，再開往馬達加斯加覓人補充。他們航行數星期，沿途和印度人貿易，但是我住在一間小室內，每天祇等候死刑到臨，他們駛的什麼航線，我一點都不知道。

一七一一一年五月九日一個名叫詹姆士威爾斯的來到我的室內；說道，他奉船長命令，要放我到岸上去。我向他提出抗議，然而無效；他連他們的新船長是什麼人都不告訴我。他們強迫我上舢板，給我一套我自己的新衣服，一束麻線，佩刀之外別無其他武器；幸而他們沒有搜查我的衣袋，那內面我放入我所有的錢和一些零星用品。他們約划了三英里；於是放我在海濱。我請求他們告訴



我這是那一國，他們都講，他們同我一樣不知道，他們是奉船長（他們這樣稱呼）命令，在賣完貨物之後，他們看見陸地，就得將我驅逐上岸，他們立刻開船別我而去，還吩咐我趕快走，恐怕被海潮淹沒呢。

在這淒涼的境遇中，我努力向前走去，沒有一會便走到了硬地，我選擇一個隄岸坐下休息，打算想個好辦法。我稍微恢復了一點精神，決定往這個國度內走去，預備用我帶來的手鐲，玻璃圈，及其他玩器（這是我們航海人常時準備和野蠻民族做交易的）同土人交換一些生活必需品。這陸地長着一排一排的不規則的樹木，但都是自然生長的；遍地都有草，還有幾塊麥地。我向前走了



一會，時時向四圍張望，恐怕有人從我背後或兩旁用箭射來。我於不知不覺中忽然發現一條踏壞了的大路，看見許多人的，牛的，和馬的足跡。最後我看到幾隻動物在遠遠的一塊地內，還看見一兩隻同類的東西坐在樹下。他們的模樣異常奇特而醜惡，使我害怕，因此我躲在叢林背後仔細地觀察。有幾隻動物走來距我站立的地方很近，所以我看得格外清楚。他們頭上和胸部生着很厚的毛，（有些毛是捲曲的，有些是直長的）他們的鬍鬚像山羊的一樣，背脊上的長毛一直通到臀部，四肢前部也是毛叢叢的，但他們身體其餘部份則是赤裸裸的，他們皮膚是棕褐色。他們沒有尾巴，能坐下亦能躺倒，常用他們的後腳站立起來。他們像松鼠一般靈敏，



能爬上很高的樹木，因為他們四肢上生有堅銳的長爪，善於攀登。他們跳躍極為敏捷。其中雌性不如雄性那般高大，背脊生着直長的毛，但臉上卻沒有，她們身體其餘部份僅有一些柔毛。兩性的毛色有棕紅，黑黃的分別。整個講來，我生平沒有見過這樣難看的動物，並且我從未想像到世界上會有如此令人作嘔的怪東西。我看他們已看夠了，我十分輕視他們，乃繼續沿着大路走，希望能找得幾間印度人住的房子。我尚未走到好遠，便在路上遇着許多這類怪物，他們對着我走來，有一隻這醜惡怪物看見我的時候，面色變了幾次，他注視我，似乎從來沒有見過的樣子；於是走近我跟前，舉起他的前腳，這是否因為好奇或惡意，我也不知道。我抽出我的佩



刀，用刀背擊他
一下，因為我怕
土人發現他們
的家畜被我殺
死或傷害時，要
來和我為難，所
以我不敢用刀
口砍他。那怪物
覺得有點痛，立
刻把前腳縮回





去，大聲一吼，於是第二塊田裏便來了大羣——至少總有四十隻——同類怪物將我包圍，他們面孔都異常難看；我跑到一顆樹下，用背靠着樹，揮起我的佩刀，叫他們走開。

在此危險的當兒，他們忽然拚命地跑了，我鼓起勇氣離開那顆樹，沿着大路走去，心裏卻奇怪爲什麼他們會這樣害怕，我向左手觀望，瞥見一隻馬在那田內慢步行走，原來這些怪物早已看着牠，所以嚇走。當牠走近我的跟前，牠稍微一驚，但立即恢復原狀的注視我的臉孔，表示很奇異似的，牠細心觀察我的手腳，繞着我走幾次。我想繼續前進，但是牠攔住我的去路，顯出溫和的樣子，沒有半點惡意。我們彼此站着凝視了一會；最後我大膽地用手伸到牠



的頸上，吹着口笛，以常人騎生馬的方法去撫摸牠。這動物搖首蹙額的似手接受我的好意，牠輕輕地舉起牠的前右腳將我的手移開。於是牠連嘶三聲，但音調極特別，我還以為牠操着什麼語言對牠自己講話。

我和那隻馬這樣玩耍的時候，又有一隻馬來了；牠向頭一隻馬表示親熱的樣子以後，再彼此用右蹄互相輕擊一下，接着大嘶幾聲，音調極為分明。他們離開我有幾步遠，時前時後的並排而行，似手在那裏商議什麼，像吾人討論什麼大事一樣，但常時用他們的眼睛注視我，不要給我逃走。我看見這無知動物的如此行動，使我喫驚非小，我想，若該國人民是照比例的如此有理智，那他們必



是世上最聰明的民族。這種推想給我無上安慰，因此我決定繼續前進，以期發現一些人家，鄉村，或任何土人，讓這兩匹馬在那裏交談去。但是，頭一隻灰色有班紋的馬看見我偷走，就跟在我背後嘶個不休，我從牠的音調中，明白牠是什麼意思；於是我掉轉身來，靠近牠，看牠還有什麼要求。我極力鎮靜，不敢顯露出一點恐懼，因為我已開始覺得痛苦，不知這個麻煩要到何時始能終止；讀者當能相信我對於目前景況是很不高興的。

這兩隻馬更接近的靠着我，很熱心地望着我的手和臉。那隻灰色馬用牠的前右蹄摩着我的帽子打轉轉，把帽子的位置都變動了，使我不得不把牠取下來重戴；那灰色馬及其同伴（一隻棕



這灰色馬摩得我帽子打轉轉



色馬）表示很驚奇的樣子，後來棕色馬觸及我的外衣，發現這外衣是很寬鬆的掛在我身上，他們看得很驚異。牠再摸着我的右手，好像對於我手的顏色與細柔表示羨慕；但是牠把我的手緊緊地挾在牠的蹄骸之間，以致我不能忍耐的叫喊起來；此後他們摸我的時候卻盡可能地溫和。最使他們奇罕的是我的鞋襪，他們再三撫摸，嘶鳴，並且做出種種姿勢，如同一個哲學家想解決什麼複雜的新現象似的。

整個看來，他們的舉動是如此規則與合理，如此敏捷與賢明，我竟以為他們是魔術家，他們在路上遇着一個生人，故意玩弄什麼魔術以取樂；或者他們看見我這個從極遠國度裏來的人，習慣，



態度與容貌都完全不同，使他們如此驚駭。我這樣思索一會，便冒險向他們講道：先生，假若你誠如我所預料真是魔術家，你定能懂得一些語言；因此我大膽向你先生說，我是個可憐的受難的英國人，不幸被逐，來到你的海岸，我懇求你們當中的一個，讓我騎在你的背上，（假若是一匹真馬）把我帶到一些人家或村莊去，使我能在那裏護得援救。我將送你這手鐲和小刀，（我從衣袋裏拿出來）作為報酬。當我說話的時候，他們很沉默的站在那裏，好像很注意的聽我講；我說完之後，他們互相嘶鳴，如同認真談話一樣。我明白地聽到他們的語言是很能表示感情的，他們的字祇要費少許力量就能用字母拼合，比較拼中國字要容易得多。



我能很清楚的聽到「野河」這個字，他們總不知說了多少次；雖然我無從猜測這字是什麼意思，但我乘那兩隻馬還在談話談得熱烈的當兒，我就努力練習講這個字；他們停止談話時，我乃大聲喊「野河」，同時盡我的力量假裝馬嘶；他們露出驚奇的樣子，那灰色馬重複這個字兩次，似乎牠要教我這字的正確發音，於是我跟着牠說，我覺得自己發的音大有進步，雖不能完全和牠的符合。然後那棕色馬又教我讀第二個字，比較更難發音，但把那字變成英文文字的讀法，可讀爲「賀伊」。我讀這個字不能像頭一個字讀的那般好，不過，經過兩三次的試驗，也就讀得很正確；他們對於我的能力表示很驚奇。



他們再談了一些話，（我猜想是關於我的）以後，他們彼此用蹄相擊一下，便分別了，那灰色馬作勢叫我在牠前面走，我想在我沒有得到更適當的嚮導之前，這亦是一種很賢明的辦法。當我走得慢了一點，牠就叫「伏安」，「伏安」我知道他的意思，便對牠說，我很疲倦，委實走不快；請牠站一會，讓我休息片刻。